



生之者衆

四句

林鳳儀

歷舉生財之道開其源必節其流也夫生與食爲與用衆寡疾舒問固必有道處此矣非平天下者誰能酌其宜乎嘗思王者不言多寡不計有無非徒淡泊爲高也利莫大於農桑著績在百年而不遺終日故常以制節絕游惰之風政莫先於率作勤勞及萬姓而尤在一人故不以侈靡召陰陽之名平天下者既本絜矩之道以爲阜財之準矣今夫羣倫有托命之原興事圖功道在儲其源於可繼大造有施生之澤持盈保泰道貴制其用於有常一在於生六府並獻其菁華狃於取之則生之機窒持籌而失其平斯阡陌頻開適爲閭閻之累遂末而忘其本雖稼穡是實奪於珠玉之華生之所以逾匱也王者本諸道爲權衡而美利出矣吾觀負耒橫經卽筆士亦居合作之列而商農工賈無論也治蠶獻繭雖嬪婦能成染采之文而主伯亞旅可知也則生之者衆也一在於食萬物各安乎職業虛以耗之則食之數浮立一法必多一弊國服之怠行而胥吏飽其谿壑置一官卽增一費催算之臣出而山海竭及魚鹽食之所以不給也王者準諸道爲裁制而經費定矣吾觀府吏胥徒惟收以公田之利則國無

冗員而廩粟之虛糜者少也。遺秉滯穀且貽爲寡婦之謀。則野無游民而蓋藏之坐耗者鮮也。卽食之者寡也。一在於爲爲不患乎力之不動而患乎時之多曠。俗吏以催科爲事。則追呼時擾難爲問。晴課雨之謀。後王之興築爲功。則筋力已煩。莫應流火。清風之令爲之所以易忘也。王者合諸道爲圖維。而董勸勤矣。吾觀周禮不詳。力役而成梁。除道歲惟三日爲助。則耕作無妨也。王制莫重軍行而荷戈。執殳家以一人迭用。斯征役無傷也。則爲之者疾也。一在於用。用不患乎取之易竭。而患乎出之常晉。宮中喜賞賚。賜幣捐金。糜帑藏者萬計。或外多遠略。飛芻挽粟。竭倉庾者累年。用之所以不繼也。王者准諸道爲持平。而制度立矣。吾觀四方貢賦。藏計太府。雖宮廷不容妄費。而奚論外朝也。終歲輸將。權於冢宰。雖賓祭亦稟當規。而矧屬細務也。則用之者舒也。財豈有不足哉。劈分四比。博大精深。高華沈實。涵孕萬有。駁括一切。是典制題第一文字。無一筆一句一字。不做到恰好地位。十二分天才。十二分火候。墨藝中金科玉律也。

文理密察

元

作

終言智之德可以觀至聖矣夫文理密察皆智德所見端也觀舉之而聖之見於智者不可由是觀乎且夫門汎者陋凌亂者雜脫略者疏混淆者昧此而求其蔚然可觀井然不紊渾然無間郎然必詳鮮不以爲難矣乃中之含也有美而品節咸昭心之慎也能周而幾微必審分形之而智周萬物合驗之而智備一身然後歎天亶天錫志氣神而清明見焉吾且進言智之德簡樸不可以爲神志之昏此卽欲見其智而智於何有也巍煥必有其可觀也節目必有其宜備也又况屢者不已壹也而不啓其紛燭照無私明也而兼徵其遠此不自恃其智而智已先裕也吾於此觀其文文非繁縟之謂也大之在文爲制度禮樂載道德之華小之在文物采章威儀昭定命之美如日之明容光必照如錦之衣含章可貞則以是爲文而簡陋者不知粉飾者亦不知吾於此觀其理理非瑣屑之謂也仰則法乎天而理著於星辰躔度俯則象乎地而理顯於道里井若機在杼絲勿使紛若網在綱條其自緒則以是爲理而減製者不與拘牽

者亦不與。然而務於外者中不固。拘於守者神易疲。文焉而不密。則光華過炫。一疏或蔽其神明。理焉而不密。則綜覈自矜。萬變或淆於疑似。惟密與察而補苴者無此。周詳亦包荒者遜其辨。皆是可分以見其智焉。文不鄰於椎魯。理不事於紛驰。密不失於疎漏。察不忽於因循。矯乎其弊。而四者徵本原之備焉。無形乎而省察。獨精而何一之弗備也哉。是可合以見其智焉。文固期乎簡要。理卽本而何一之不效也哉。足以有別此至聖之智德也。

題無剩義筆有餘妍絕好墨裁

其行己也 四句

賀長齡

道有由身而著於上下者相業一衷諸君子矣夫恭敬惠義君子所以本諸身而達乎上下間者子產一一合之相業不綦隆歟且所貴乎相臣者謂其飭爾躬慎爾職使民生厚而民俗端也惟衷諸道以出之則正身卽卽正君靖共可風於有位愛克兼夫威克措施悉合乎人心夫乃歎相業大光者其經綸爲有本矣吾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果何以徵其有哉今夫道也者約之在一身而廣之及於朝野者也古君子秉慶共於爾位則碩膚可孫亦寫博几几之容夙夜惟寅亮采檮師師之度率其道而謹待之端風範而有餘亦崇國體而庶不足溥旬宣於四國則黍苗載其德陰雨流郇伯之膏雀鼠化其風行露遵召伯之教準其道而變通之育萬物則非失之寬亦正萬民而非失之猛子產何知乎博物標君子之稱已有才而不恃慎辭爲諸侯所賴已有功而不矜其行己何恭也觀於讓不失禮辭邑見推於子羽蓋宛然溫溫之君子矣翼載者中主不以上之弱而生玩歷相者四世不以上之寵而啓驕其事上何敬也觀於畏君之威大節特責夫游楚蓋居然翼翼之君子矣若其養民時則又有君子之

惠矣。讀史至隱桓以降，徵朝責貢鄭之悉索，獨煩而子產以惠撫之。殖田疇則民利與，游鄉核則民氣樂。所謂忠信之長者此也。其使民也，則又有君子之義矣。讀詩至潔，有諸篇贈芍秉，簡鄭之淫靡，獨甚。而子產以義矯之作，封洫則民志，定制參辟，則民紀嚴。所謂明察之官者此也。而吾竊就鄭國之大夫衡之伯有之汰，違於恭。子孔之專，遠於敬。卽至子皮之鍾栗，鄧析之所刑，亦難言夫惠與義。得子產以相副，而官箴以肅臣分以明詛，而誦者一以爲衆，母一以爲謬。尾而於道要無歉也。則卽以是救鄭國之敝可也。且更卽春秋之大夫計之。文子之退然不勝得其恭行，父之有禮是事得其敬。推之趙哀爲冬日，趙盾爲夏日，亦各得其惠與義。有子產以兼全而偏僂，如聞三命匪懈，常切一人推而布者，不爲火之烈，亦不爲水之懦。而於道更無弗宜也。則卽以是維春秋之哀可也。嗚呼，非子產而能如是乎。

斂材就範，鍊氣歸神，局緊機圓，好整以暇，固應獨出冠時。

子曰志於道

四句

趙

磊

心與理俱學有全詣焉夫道德仁藝同一理也而志據依游則心之無間也學之全詣不當如是乎子嘗於爲學者欲其循夫序而竟業也因慨然曰心至虛也而理實之理各足也而心體之未克密乃心而心無放無惑乎日從事於學而學益岐也故夫學之始視乎志深嗜焉意若震專嚮焉神若冥志之爲也吾賦界初有道焉其倫常之軌矣奈何不志於是是故事循其是不以羣非自疑也理歸其一不以兩端莫適也誠知則之不遠豈畏途之甚遙蓋不啻周行之據之爲也吾神明內有德焉其躬行之驗矣奈何不據於是是故今日得守之不倖於後也明日得一而守之不厭夫前也旣懼其失之易還念其得之難蓋不啻杖履之扶持也而心之所操又已固矣久之乃與相依櫛議焉合其迹體驗焉合其神依之爲也吾性命中有仁焉固心德之全矣奈何不依於是故候近於忘惟親乃彌切也神恬於靜惟純乃克一也有所爲而甚利無所爲而甚安蓋不啻被服之無敦也而心之所存則已熟矣至此乃可與游若至

焉養以恬。甘至焉。函以淡。游之爲也。吾日用間有藝焉。亦至理之寓矣。奈何不游。於是是故。物物而博其趣。以暢其天也。物物而得其意。以會其原也。機日暇。而不解。情日遷。而不移。蓋不啻游行之日得也。而心之所寄。終無所弛矣。學之全功。蓋如此。非然者。歧路之中。又有歧焉。難云志之正也。而且非所據。而據焉。何由以崇德也。吾見失所依歸。又安望優游而自得哉。循其節。究其歸。是在善學者。

劈分四比。大含細入。一味樸實。十分精彩。近科元墨。僅見之作。如題順說。不逆提道德等字。題中於字尤極有體會。

非禮勿視 四句

張鵬翼

以非禮檢身克復之功全矣。蓋非禮卽已，而視聽言動則非禮之見端也。以勿累者任其身之所適，往往與仁相敵，而心不及持，卽持矣，又或偏而不舉，弗克備制焉。以養其內，此仁之所以日遠也。豈克己復禮者有敢出此？回以克復之日請夫，克復亦何目可言哉？顧卽之目論而目要不可泛泛，則仁不專目，仍不可疎疎，則仁不實。蓋隱與仁爲依者，禮而顯與禮爲角者，非禮。非禮之數盈則一，禮之數絀而仁於是乎不可爲。且夫耳目口體皆仁之宅，而卽不仁之所從生也。血氣心知悉禮之著而實非禮之所由伏，以衆非禮攻一禮，力旣覺其甚暇，以一禮蒙衆非禮，勢又苦於難周。則視聽言動，其大較也。爲仁者亦惟以勿之者克之已矣。豈無視聽言動之偶中夫？禮而無庸致力者，然中禮者其暫而非禮者無非己之所在也。克復者由其常以推於暫外，至之非禮雖欲暫觸於內而無由內萌之非禮，卽欲暫形於外而不得統一身之視聽言動，無時不凜以

戒懼則非禮者無其暫而復禮者得其常矣。豈無視聽言動之悉合於禮而無事矜持者。然禮以既復而見其醇，禮卽以未復而見其疵。且無論甚疵也。卽其禮已幾大醇，非禮亦僅小疵而卽此小疵之非禮，要皆爲己之當克也。爲仁者祛其疵以幾於醇，物不得而誘疵，既絕於外來，欲不得而逞疵，更泯夫內起。合一己之視聽言動，無處敢留其缺憾，則禮之小疵既已泯而禮之大醇無不復矣。必待視聽言動之旣形而始以非禮嚴其戒，將有不及戒者矣。蓋非禮預戒者未密，卽非禮之當戒者多疎也。惟於未視、未聽、未言、未動之先，以默察之，不致其蔽而當幾之戒，乃有以盡其類而無遺，必及視聽言動之未至而遽以非禮致其防。又有無可防者矣。蓋已形之非禮，其防可據，未形之非禮，雖防無憑也。惟於欲視、欲聽、欲言、欲動之意而急謹其幾，其有主之防，乃得以勝其私而無所擾。此檢身也，而治心寓焉矣。

思銳能入筆銳能出，經營滲淡，直湊單微。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凌泰來

以倫之大者警齊君所以持政體也夫君臣父子人倫之大者而皆各盡其道如是政有不舉者哉子意謂今者君問政將求政於宮廷以外乎抑求政於宮廷以內乎夫大體既正則式訓斯彰自來憲度著明朝綱整肅未有不由於訓民彝而昭物則者審乎此而得爲政之大原焉執救弊之說者曰薄斂曰去禁野奉爲儀型所當於貴室貴宮作其蕭陳勸善之謨若諫諭厲辨和同憂詛祝固爲政之要圖然治其流而源不清何如端其本而未自理人生察物明倫風化基諸禁闈所貴於人綱人紀正其坊今夫爲政之道不外乎君臣父子而已從班朝治官治軍行法而尊之曰君君非徒據高位已也爲開創之君毋急功利而隘經綸爲守成之君毋忘兢業而安豫怠蓋必有全其所以爲君者而君道盡矣從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重之曰臣臣非徒享厚祿已也爲勳舊之臣毋怙勢利而起猜疑爲倚重之臣毋市恩譽而開要結蓋必有求其所以爲臣者而臣道盡矣天澤也而喬梓因之有君道斯有父道式穀在一庭愛以德弗

流於溺詒謀周百世教以義弗納於邪如是則爲父者不愧其爲父筆簣也而
觴豆親之有臣道亦有子道監國撫軍專重任宗子所以維根本述繼體篤前
微有後所以弗棄如是則爲子者無忝其爲子夫然而政之大經在是矣禮樂
文章極規模之宏遠要必以四者持其綱君則聰明而時憲臣則欽若而奉公
父則錫光而篤慶子則守典而承休統上下尊卑凜然受範圍於秩序則人倫
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可以挽末世苟且之風焉夫然而政之大本在是矣刑名
法術極事典之周詳不若以四者立其準一人元良而邦以貞君恭則臣孚殷
肱所以戴元首若考底法而子肯構父作則子述家人所以貴嚴君合宮府內
外讌然徵德意於睢麟則百官得其序萬事得其宜可以躋三代郅隆之治焉
君欲善政於是求之而已

選議考詞按部就班允屬墨載正鵠

寬則得衆

四句

李本寬

統論帝王之道不外一中而已蓋寬信敏公帝王之道準此矣然豈外於一中哉是可卽治效而統舉之且吾觀帝王御世有容天下之量而不使之隘也有服天下之心而不使之詐也有理天下之才平天下之責而不使之怠與私也有後之論治者幾疑聖人治天下別有運世之權不知心法術爲治法而實效彰用中本乎執中而實行著蓋嘗綜論焉而知帝王之自有真也今夫帝王之道不外一中而已顧渾言之則曰中而極言之則曰寬信敏公量不宏不足容物情不實不足服物力不果身不恕不足理物而喻物一人首出四海覩經綸焉此以見治術之淵源有本也容萬物者無忍心服萬物者無僞心理萬物和萬物者無憤心與偏心皇極旣建遐邇偏率從焉於以知列聖之統緒攸歸也蓋嘗慨英雄崛起非無超越前代籠絡當世之恩久之以刻爲明馭衆或至失衆以苛爲察教民反至欺民甚至因革恃其私智欲惡出以矯情一切急功近利之見又從而中之觀變者遂以爲措置失宜也而不知寬信敏公之道未喻也而因思聖主當陽原無創見非常要結人心之想究之服其德者仰若父母感

其神者。欽如帝天。甚至功烈侔乎天地。悅服偏半輿情。一時累治重熙之治。孰從而及之。論世者遂以爲曠代難逢也。而不知寬信敏公之道。各盡也。且夫民情可見也。化馳若神也。而寬信敏公正得衆民任有功與說之大原也。狹隘非寬放縱亦非寬詐虞非信要盟亦非信惑荒非敬急切亦非敬偏倚非公渾同亦非公聖天子乘權御宇。自具正大之性情焉。本性情以出治而後皇心以一卽皇猷以懋朝野。稱治智愚歸心中外。蒙休革黎獻媚感應其不來也。吾猶得於尙謙間低徊念之。包容爲寬。解逐亦爲寬。久要爲信。不約亦爲信。策勵爲敏。學問以綏猷而後民心以慰卽民志以孚樂。只有詠漢號無疑帝力興歌人心。恩施施轍其有常也。吾猶得於言治時鄭重期之。此帝王執中之道也。豈不盛哉。豈不盛哉。

義扶質以立幹。詞垂條而結繫。

夫子之得 五句

王 實

用行有實功特表其感之神焉夫夫子而不得邦家幾不知立道綏動之謂矣欲知所謂不可卽得邦家而知之乎且具天地民物之量則雖事權不屬而流連帝治慨慕王風尙述以爲快焉而况躬乘運會者哉顧廊廟宏敷布在田者易而在天斯寰宇荷薰陶至神者運以至速落落數言千古一時矣固不妨以匡居寂寞之身曲一證其實海治安之效也夫子何以如天哉夫夫子者固抱康濟斯民之略而不限於隅裕陶成一世之猷而不存迹象者也吾嘗神游明盛日想承平而竊於得邦家觀我夫子矣時命者豪傑所必爭而聖賢不與焉爲隱僞見靜而聽之遭逢而懷抱非虛娶息有斯人吾徒之意儒者之事功皆學問也斯設施可預期也勳名者志士所共義而聖神不言焉或行或藏本不存其意見而立達有願要在有蒼生託命之原至人之性情卽經猷也斯感孚非虛飾也今夫立民則欲其立道民則欲其行綏民動民則欲其來其和非有邦家者之恆情哉而吾因思言之所謂矣蓋世功成譜諸雅頌而後人歌詠用表乾坤參賀之休百年治法勒爲成書而自古流傳藉酬位育中和之量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言也。其殆謂我夫子乎。其始謂我夫子之得邦家手惜也。夫子不操尺寸之柄。難慰於旦暮。而徒抱此期月已可。三年有成之願。以講論於平居。遂使帝治王猷。徒存虛象耳。然而如天之德。固可徵矣。富教商於車中。久蘊立道之謨。烈安懷榮諸寤寐。一皆綏動之猷。爲以固東山嘯傲之身。未曆宇宙經綸之任。徒令羈民覺世。自爲手訂其書也。此微窺夫子者所爲。授古答嗟也哉。設也吾子幸逢利見之期。克藉以斧柯而潛泥乎。以固王者必世善人百年之言。謂收功於遲暮。斯尤俗情。廳見未覩神休耳。然而如天之量。非不顯矣。歌哀衣者。敷美利立與行共樂。康平振木鐸者。覺顓蒙來與相咸消偏黨。以韋布優游之士。進宣廟堂黼黻之猷。直覺過化存神。尙難曲繪。其妙也。此又默契夫子者所爲。望古遙集也哉。夫子誠不可及也。

氣盛言宜詞繞局正